

給自己的筆進補

董橋談語文

董橋作品集 5

給自己的筆進補
董橋

董橋作品集5 給自己的筆進補

初版一刷 台北市：遠流出版發行

2000〔民89〕

264面： 18.5x12.5公分．

ISBN 957-32-3952-3（精裝）

1論叢與雜著

078

89003154

董橋作品集5

給自己的筆進補

作者：董橋

主編：黃秀慧 責任編輯：鄭麗卿 特約編輯：陳重亨 版面設計：唐亞陽

封面設計：舞陽美術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3段184號7樓之5

電話：(02) 2365-1212 傳真：(02) 2365-7979

郵政劃撥：0189456-1

香港發行：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5室

電話：2508-9048 傳真：2503-3258

香港售價：港幣67元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2000年4月1日：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售價：200元（若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tw> E-mail: ylib@yuanliou.ylib.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3952-3

目錄

- 毛澤東會寫信——1
- 語文竟是那麼希臘——4
- 赫胥黎怕堂皇空洞的字——7
- 親愛的稅務局長……——10
- 王渾妻子調皮——13
- 「批改作文，不要多改」——16
- 文字美食家——19
- 秋雨、心香等三段——22
- 夜讀瑣疑——25
- 小聲曰：「是鄧拓！」——29
- 高明的指點——32
- 儲大泓先生來信——35
- 貂蟬可畏外五段——38
- 文人譯筆清賞——41
- 淺淺的歌詞，深深的感動——44
- 「此何物耶？一東西耳！」——47
- 財政司的智商真那麼低嗎？——50
- 搞什麼文字推理！——53
- 是Dong Jianhua才對——56
- 一封回信——60
- 聖誕政治食譜——63
- 點起正月半的花燈——67

「你的不來使我斷電」——	70
公務員事務司的中文信——	73
「別開生面的自殺」——	76
黃星華的中文文章——	79
等待更多知名的真學人——	82
把法治精神譯成中文——	85
張五常論文章清楚——	88
霍英東先生的春天——	91
開封的槐樹，矛盾的霜葉——	94
老教授那本小冊子——	97
文縷縷的廣東話——	100
告訴他們，上圖書館去！——	103
別忘了中文有個「了」字——	107
語文的情網——	109
飄著淡淡的麝香和琥珀——	112
教育署〈強力指引〉小議——	115
王永平先生的來信——	118
「常老師早！」——	121
與文字的鬥爭——	124
戴卓爾把球踢給北京——	127
倫敦公園清談——	130
搞好語文不必花大錢——	134

- 「學問存放在東京」——138
- 明鏡高懸下的中文——141
- 榆樹溝裡的新聞記者——144
- 文字輪迴六道中——147
- Your 'un-obedient' servant...——150
- 「我們偏偏不肯認命」——153
- 人文教育的博雅品味——157
- 「胴體」原是「屠體」——160
- 元帝豈可戴綠頭巾！——163
- 「沒有我你冷不冷」——166
- 新聞記者十條指南——169
- 莊嚴的演詞，莊嚴的中文——172
- 李國能那一株玫瑰——175
- 再看那「神聖的胴體」——178
- 是跟國語接軌的時候了——181
- 人道是傷春悲秋不長進——184
- 媚香樓裡的捉刀人——187
- 別了，教人臉紅的文章——190
- 告訴我翡翠有多綠——193
- 陳方正的中文進化論——196
- 「言而致此，再無言矣」——199
- 給自己的筆進補——202

有「妳」就該有「娥」——205
別再妨礙創作了——208
說文，解字——211
解讀鶴窠——214
尊敬通曉中文的外國人——217
調皮的語言——220
教育不是革命戰鬥——223
文字下酒，吃得風流——226
公文救命——229
連胡先生都要請人過目——232
「母病速歸」的存在價值——235
他們就這樣長大了——238
譯事漫議——241
說得體——244
大鬍子林肯的傳世演詞——247
一種解釋，一個看法——251
順治皇帝苦讀中文吐血——254

毛澤東會寫信

毛澤東白話文寫得漂亮。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致胡喬木的一封短簡說：「喬木同志：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滅血吸蟲而作。請你同《人民日報》文藝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如可以用，請在明天或後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不使冷氣。滅血吸蟲是一場惡戰。詩中坐地、巡天、紅雨、三河之類，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會，或須作點解釋。毛澤東，七月一日」。胡喬木一九四一年當毛澤東的秘書；五〇年起當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信中文字簡潔得很，又有氣勢。白話信寫成這樣，值得學習。宣傳詩是指〈送瘟神〉七律二首，拖到十月三日才見報。詩有後記，說餘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於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云云。詩的序文則用文言寫：「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他的文言

也可誦。這兩首七律的第二首開句是「春風楊柳萬千條」。記得當年陳之藩先生告訴我說，他有個在大陸的朋友喜歡毛的詩，陳先生也說對毛只喜歡詩，但他認為「春風楊柳萬千條」是整句抄來的，不是楊萬里就是范成大的句子。舊詩偶借古人一句其實也無所謂，但捧毛詩的人不可不知，免得捧胡塗了。陳先生於是到哈佛圖書館去查，范成大的集子給人借走了，楊萬里的集子在，他一句一句的找，找不到，卻發現楊萬里的詩句句法很特別，唐詩中絕對沒有，比如「山不人煙水不橋」。真好玩。

香港三聯書店剛出一部《毛澤東詩詞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繁體字精印，有作者自己做的注釋，附錄刊出毛澤東關於詩歌的七封信，加批語、引言、後記、談話等五篇。書中五七年三月十一日寫給李淑一的信談到楊開慧，說「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請到板倉代我看一看開慧的墓」，對她懷念甚深。「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時候，請為我代致悼意。你如見到柳午亭先生時，請為我代致問候」。這兩句話裡的「的時候」和「時」，讀來很嫌累繁，刪去更好。

五七年一月十二日給臧克家和幾位同志的信談到「《詩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長發展。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這些話僅供你們參考」。其實毛澤東向來偏愛古典詩詞，對詞學尤其下過功夫；白話新詩他是看不上眼的。給陳毅的信上說：「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這完全是內行的見識。郭沫若那些白話詩怎麼看得下去？

（1996年9月30日）

語文竟是那麼希臘

卡夫卡在日記裡說：「昨日忽然想到母親值得我愛她愛得更深，而我卻愛她愛不深，那完全是德語使然。猶太母親不是德文裡的“Mutter”，叫她做“Mutter”使她顯得有點滑稽。叫猶太女人做“Mutter”不但滑稽而且怪怪的。我相信維繫猶太家庭親情，全靠記憶中昔日猶太區的情景，因為連Vater這個字也跟猶太父親很不相稱。」（Yesterday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did not always love my mother as she deserved and as I could, only because the German language prevented it. The Jewish mother is no “Mutter”, to call her “Mutter” makes her a little comic..... the Jewish woman who is called “Mutter” therefore becomes not only comic but strange..... I believe that it is solely the memories of the Ghetto which preserve the Jewish family, for the word “Vater” does not approximate to the Jewish father either.）。

語文的疏離感製造寂寞的心靈和悲愴的情懷。
有一次，我在雅典黑夜的街道上散步。路邊的樹在

風中細語；希臘人三三兩兩在行人道上聊天。我聽不懂他們在談什麼。夜色顯得格外漆黑。我突然覺得陌生：人與人之間的默契都截斷了。回到旅館竟發現旅館也像醫院。一瞬間，我恍然領悟存在主義是什麼了。天一亮我下去吃早餐。樣子美得像雕塑的女服務員跟我說話，她的英語不純正，卻特別好聽。窗外晨曦淡淡，帶著幾分矜持：我終於走出了荒原。

語文原來也有猙獰可怖的一面。日前讀到曉風在台北報上寫的一篇〈如果文學碰不到人生最劇烈的悲情〉，讀畢格外想念她，她遠在高雄醫院侍候重病的父親。上個月在台北我們在一起開會，開完她匆匆離去，說是趕去照顧父親。她父親在加護病房住了二十多天。她在文章裡說，出版社急著要她寫一篇序文趕著出書：「文學原是我所愛的，我願一生忠摯不二，但此刻，面對死亡，文學好像全然無力招架，死亡是滔天巨浪，文學在其間又能抵禦什麼呢？」她第一次問自己：「文學算什麼？」她在醫院裡無人的長廊上垂淚。「如果文學笨拙到無法觸知死亡，如果文學碰不到人生最劇烈的悲情，則文學何益？出書何益？為書寫一篇小序又有

何益？」這個時候，別的病人的家人圍在一起說話，中間有個小孩瞪著那雙晶灼好奇的眼睛問母親說：「媽，是阿公的病厲害？還是糖漿厲害？」別人都不懂他說什麼。他媽媽說他感冒都吃糖漿，他以為所有的藥都是糖漿。曉風於是突然明白那孩子恰如文學，在巨大的苦難面前顯得稚小蠢笨，說的話也莫名其妙，碰不到正題。「可是他雙唇似花紅，目光如青電，給他一點時間，他未必沒有答案」。

卡夫卡也像孩子那樣稚嫩。了解他，要讀他的日記。他滿心的疑惑都在那些日記裡。語文原來也可以那麼善變。

（1996年10月1日）

赫胥黎怕堂皇空洞的字

十九世紀法國後期印象派畫家高庚（Paul Gauguin）一八九七年決定自殺。毀掉自己之前，他全情投入最後一幅作品，畫完之後在畫上寫了幾句話，他說那是他的簽名：「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什麼？我們往何處去？」（D'où venons nous? Que sommes nous? Où allons nous?）。接著他大口吞下砒霜。可是劑量太大了，他吃下去全吐出來，死不了。十幾年前，Nicholas Humphrey 和 Robert Jay Lifton 編了一本《黑暗歲月》（*In A Dark Time*），收集歷代智者雋語點破核子時代裡人類的愚昧行為，引了高庚這一句名言做序文的中心思想。

我十幾年前在倫敦滑鐵盧火車站的書店裡買到這本書，翌日跟一位主修語言學的蘇格蘭朋友吃飯。朋友說他看過高庚的那句話，還說語文的課題也正是這句話所宣示的課題：語文從何處來？語文是什麼？語文往何處去？記得我當時回答他說：作家最好不要想這些課題，讓哲學家和你們這些傻小子去操心吧。那是夏季七月的倫敦，九點鐘我們吃

完飯走出餐館天還沒有黑，羅素廣場的風很冷。在公共汽車站分手的時候，朋友說：「別忘了翻翻 Aldous Huxley 一九三六年在倫敦 Albert Hall 的那篇演講。」

赫胥黎是美籍英國作家，詩歌、小說、劇本、文藝評論都寫，人稱他的小說是「概念小說」，寓言體諷刺小說《美好的新世界》（編按：台譯《美麗新世界》）和《針鋒相對》最出名，一九三七年移居美國，六三年去世。朋友說的那篇演講鼓吹和平，說文字不但與和平息息相關，與所有天下事都息息相關。他說，文字是思想的工具；思想所到之處，文字一一傳送；文字是塑造思想的模型。思路要正確，用字必須妥貼。今日一說到和平與戰爭，人們大半用錯字。他們用的字不能表露當前實情。他們甚至用一些字去掩飾事實。他們於是用歪曲了的文字傳媒去衡量現實。赫胥黎於是舉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說的一句話為例：「國家動武動劍，是上蒼保庇百姓之舉」（The use of force, of the sword, by the State, is the ministry of Go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赫胥黎說，「武」與「劍」是兩個關鍵字，前者空洞抽象，毫無確切意思可言。後者落伍

過時，不符當代實情，只教人聯想起豪俠義行和武士閃亮的盔甲。整句話堂皇文明。其實，大主教虛無縹緲的門面話，背後的真象不外是說：國家動武，用火焰炸彈，用芥子氣，用飛機裝烈性炸藥炸脆弱無助的人民大眾，是上蒼保庇百姓之舉（The use of force by the State, that is to say the use of firebombs, mustard gas and high explosives dropped by aeroplanes upon defenceless civil populations, is the ministry of Go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

我其實也很怕那些太過光榮輝煌的字眼：這些字眼從何處來？這些字眼是什麼？這些字眼會把人們帶到何處去？……

（1996年10月4日）

親愛的稅務局長…

馮夢龍《笑府》裡說：蘇人有二婿者，長秀才，次書手，岳丈大人常常刻薄次婿，說他不文。次婿恨甚，請丈人出題試他。丈人指庭前山茶要他一詠，詩曰：「據看庭前一樹茶，如何違限不開花？信牌即仰東風去，火速明朝便發芽。」丈人曰：「詩非不通，但純是衙門氣。」所謂衙門氣，當是做官的口氣：限你到時開花你怎麼不開花？命令你明天一早趕緊發芽！雍正朱批諭旨也盡是這樣的口氣：「知道了，應如此者。百凡悉照此據實無隱，自然永久蒙朕之眷注也。勉之！」不然則說：「朕日理萬機，刻無寧晷，毫不體朕，且值歲底事繁，那得工夫覽此幕客閑文！」

皇帝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官府對蟻民說話寫信，理應稍為客氣一點。香港標榜法治文明，語文正是顯示這種精神的關鍵環節。稅務局的評稅及繳納稅款通知書，背面的甲、乙、丙、丁、戊各項規定寫得密密麻麻，中英對照，一絲不苟。細讀內文，略感難受，自覺還沒有犯法就先給打了五十大